

为烈士寻亲、建红色展馆、搜集日军侵华罪证——

沧州：红色印记 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摄影 吕国良

日前，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组组长岳思平及军事科学院两位研究员温瑞茂、陈伙成来到沧州，参观了“沧州1937·揭秘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略沧州纪实照片展览”，并走访了博施博物馆。

3位专家平均年龄已过七旬，但腰板硬朗，步履矫健，眼角布满皱纹却挡不住炯炯目光。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沧州，但他们不约而同被沧州人的热情所打动，听到文史爱好者们为弘扬红色文化所作出的努力后，更是感触良多。



两位专家(左)参观博施博物馆

武装力量的火种，为日后在沧州创建冀中和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27年2月，中共津南特委在大堤东村成立。中共津南特委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发动工人、农民、学生运动，领导武装暴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七七事变”后的第8天，在盐山县旧集镇，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就宣告成立。

在抗日战争中，沧州有两支闻名全国的回族抗日武装，分别是活跃于沧州西部的冀中回民支队、活跃于东部的冀鲁边（渤海）回民支队。这两支部队驰骋沙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斗争。

韩集伏击战、三打灯明寺、齐会歼灭战……腥风血雨中，沧州大地上，党的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在各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组建抗日武装，积极发动群众参加抗战，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血肉之躯为民族存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听着一个个红色故事，3位专家不禁感慨：沧州不仅是一片古老的土地，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还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始终流淌着绵延不断的红色血脉。

在博施博物馆“红色印记”展区，一张张黑白影像串联起了沧州的过去。

时间倒回到20世纪初，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其中，就有许多沧州人的身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省立沧县二中（今沧州市一中）200余师生以罢课、游行、演讲等形式支援北京学生运动。

沧州籍先进知识分子张申府、郝克勤、张隐韬、刘格平、莫子镇、戴培元等，分别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当地或返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沧州，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

1923年，刘格平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堤东支部，成为津南革命“播火人”。1926年9月，刘格平在省立沧县二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沧县二中支部。这是我党在沧州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

1925年，张隐韬在国民二军搞兵运工作时，就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应该建立自己的武装。此后，他和刘格平回到家乡建立武装组织。那时，在沧州，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组织有农民自卫军、津南革命军等，播下了我党领导

一路转战到海南

陈伟岗

父亲陈月山，1927年秋出生于海兴县。所在村庄离山东很近，过一条河便到了山东。

1978年寒假，我随叔叔回老家过年，感受到了父亲对故乡的那份亲情。辽阔的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我的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片贫瘠而深情的土地上，小枣、盐碱地以及淳朴的民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身体里流淌着华北平原的热血。人在天涯，何不思乡？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四兄弟中排行老三。日本侵华后，华北沦陷，人民饱受日伪顽匪之害，深陷苦难。沧州人民纷纷自发组织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和组织下，抗日队伍逐渐发展壮大。

1944年秋，年仅17岁的父亲，加入了八路军队伍，后来才

在运河边一座老楼、一处平房建起展厅，令3位专家颇感意外。这背后，是一位文史爱好者对沧州历史文化的执着坚守。

10多年前，于龙华买下了运河边的这座二层小楼。彼时，他还不知道，这座斑驳小楼竟是一座百年建筑。了解到它的前世今生后，于龙华决定在这里投资建一座与大运河、与沧州文化相关的博施博物馆。

从此，他奔波各地搜集文史资料和影像、修缮设计房屋，让这座运河边的小楼焕发出古朴厚重的人文气息，更为研究沧州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吸引来访者无数。

和于龙华同样执着的，还有田书生。

69岁的田书生是市科协的退休干部，从2002年开始，就通过各种方式搜集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期，日军随军记者镜头下侵略沧州的影像和文字资料。至今已收集各种资料80余册，其中包括照片200余张，真实再现了当时的战火硝烟，展示了日军在沧犯下的滔天罪行，成为日本侵华的有力证据。这些资料已编辑成书，名为《1937·沧州！》。后来，这些影像资料被田书生一张张放大，展示在市邮政管理局办公楼，他命名为“沧州1937·揭秘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略沧州纪实照片展览”。

驻足观看，80多年前一幕幕尘封的情景赫然呈现眼前：津浦线上一路入侵的日军、狂轰滥炸沧州城的日军飞机、硝烟战火中孤独独立的闻远楼、被轰炸的沧县红十字会、运河决堤后一片汪

洋的沧州城……那一帧帧日本随军记者拍下的黑白照片，每一幅都骇人心魄。专家们看后，都觉得这些影像很震撼。

三

接过英雄的接力棒，红色精神植根在每一位沧州人的血脉之中，薪火相传。

3位专家一边走访，一边感叹，尤其是听到由沧州日报发起的“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后，对沧州人的家国情怀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感触。

2019年清明节前夕，一则新闻吸引了本报记者的注意——安徽一七旬老人，为7名牺牲在淮海战役中的烈士找到了亲人，其中3名是沧州籍。出于对新闻的敏感，我们辗转联系上了这位名叫年介涛的老人。根据年老提供的信息，沧州日报发起了“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在报纸上刊发寻亲报道，通过互联网征集线索。一时间，许多爱心人士纷纷打来电话，提出了加入到寻亲队伍的想法。就这样，一支由沧州日报记者、爱心志愿者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组成的寻亲团队成立了。不管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一旦获得线索，大家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一次次查找，一家家寻访，一点点印证，4年多时间，寻亲志愿者们辗转多地，共寻访180余名烈士亲属（或烈士安葬地），为70多名烈士找到了家。

在沧州，还有一支团队令人动容——沧州市女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师们。

2012年，时任市女摄协主席

的张书俭带领女摄协的摄影师们开始筹拍革命母亲。历时8年，她们的足迹遍布沧州几百个村庄，和时间赛跑，为健在的革命战争时期的女共产党员、女锄奸模范、女堡垒户、妇救会主任等革命母亲建立了影像档案，留影存真。2014年9月，女摄协为124名“革命母亲”摄影作品搞了大型展览。2015年，她们集结成册，出版了红色记忆《革命母亲》一书，同年参加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收获无数感动和好评。

53岁的献县作家王小丫，从2019年起奔波于全国各地，寻访健在的回民支队战士及其知情者。行程6万多公里，寻访了30多位健在的回民支队战士和60多位知情者。即使罹患癌症，依然没有停歇。

在献县苗庄村，农民赵文岭30多年埋头只做一件事——搜寻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英雄事迹。他拍摄了140多位回民支队老队员的肖像，积攒了数万张图片，写下了100多篇寻访日记。走到哪里，赵文岭就把马本斋的英雄事迹宣传到哪里，还腾出自家的房子，建起了“马本斋事迹资料珍藏馆”。

沧县捷地回族乡捷地村村民曹文通，为保护当年日军侵华历史罪证——捷地炮楼，30多年风雨无阻守护在此，甚至还把家安在这里。

在沧州，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加入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队伍中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沧州人在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这本教科书的每个页码、每个细节。

王永峰烈士：一场战斗 七次立功

杨静然

60岁的王恒旺，闲暇时总会拿出3张立功证书看一看，它们同属一人——王恒旺的叔叔王永峰。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上面的文字也有些模糊，但依然无法抹去他对叔叔的怀念。他说，叔叔21岁就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但他的英雄事迹依然在闪光。

追随王恒旺的回忆，我们看到了一位英雄短暂而伟大的一生。

参军报国

1931年9月18日，王永峰出生在泊头市董敬屯村。年少时，受几个哥哥的影响，他参加了村里的抗日小学，农闲空余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并秘密参加了儿童团。他年龄虽小却机敏勇敢，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多次任务。

后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华北地区各个分散的县大队、区小队等全部编入正规军，王永峰也实现了参军报国的梦想。

1947年6月，王永峰所在部队参加了第一次保北战役。虽然腿部受伤，但他还是因作战英勇受到了连长的表扬。10月，王永峰跟随部队先后参加了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解放元氏县的战役。3次战役合称为“青石元战役”。

石家庄战役结束后没几天，解放军就展开了对元氏县城的围攻。王永峰所在连接受了挖掘破城坑道的任务。

“叔叔在平原上长大，抗战时在老家就挖过不少地道，他知道挖坑道的技巧。”王恒旺说，经过7天的艰苦奋战，终于完成了9条主辅破城坑道。在总结战况的表彰大会上，部队首长为王永峰记大功一次，并提拔他为副排长。

屡立战功

1948年1月，王永峰随部队从石家庄到满城，参加了解放保定西北几个县的战斗。后来，又转战察哈尔，参加解放张家口、宣化的战斗。

在9月30日的察绥战役攻克崇礼的战斗中，王永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转战千里，王永峰参加过数十次战斗，受到了部队首长的好评。1949年2月，王永峰所在部队改编。改编前，首长对一年来的战斗成果进行总结，对立功人员进行了通报表彰奖励。2月27日，野战三兵团第六纵队第十七旅旅长徐德操、政委李致远、副旅长李得才、政治委员白玉刚集体签发了立功喜报——王永峰在清石元西进战斗中立功7次，特予通报表彰。喜报寄到了其老家董敬屯。后来，这张喜报被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并收藏。

“杳无音信多年，家人终于有了他的消息，还得知他屡立战功，非常骄傲。”王恒旺说。太原战役后，王永峰随68军进驻天津、唐山一带，担任保卫海防的任务。



出国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这时，王永峰觉得自己一直叫的是小名王振堂，应该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他就找到营长，说想改个名字，既能按家谱的辈分，又想有革命气势和意义。营长想了想说：“叫王永峰怎么样？”王永峰一听，欣然同意。

1951年的6月19日，王永峰随部队进入朝鲜东线战场。当时，敌人占据的高地因该高地有5个山头，又称五峰山。这里西临北汉江，东北面与志愿军的防御阵地相对峙，也是敌人向志愿军防线内延伸的突出点和重要支撑点。上级决心攻克这个阵地，拔掉这颗钉子。9月28日，一番周密安排后，他们向敌人发起总攻。密集的枪炮阻挡了他们前进，我军一次次冲锋都被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去。王永峰瞅准机会朝敌人射击，趁此机会，他和战友们跳出了坑道。就在他冲锋向前时，敌人一枪朝王永峰打了过来，他捂着胸口倒了下去，英勇牺牲，年仅21岁。

王永峰的事，家人一直不敢提起，王恒旺的父亲去世前，才向儿子讲述了弟弟的故事，并把珍藏多年的立功喜报交到了他的手上。

为了了解叔叔当年的事迹，王恒旺多方查阅资料，访问王永峰原部队的战友、首长，终于还原了叔叔的革命轨迹。“在硝烟弥漫的年代，叔叔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他是真正的英雄。”他说。

友。

故土难离，乡音未改。父亲少小离家，南征北战，定居海南，与家人从此天各一方。只有几个河北老乡战友可以常聚叙旧。父亲一直保持着家乡口音和面食习惯。每个周日，我们全家人都会聚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似乎是对故乡最好的思念。每年除夕，全家也要围坐包饺子，这是不变的仪式。

父母从小对我们子女教育不多，也不干预我们子女的人生大事，更多的是言传身教。

父亲今年95岁，应该是海南岛最后一位健在的冀鲁边八路军老战士了。他常常高声唱起《八路军军歌》以及抗日老歌，充满革命激情。父亲保存过一条旧军毯，后来放在临高角解放纪念馆中展示。这条军毯从东北带到了海南，随父亲走过了80年。

英雄迟暮，故土难归。轮椅上的父亲，只能在海南安度晚年。在我心中，他就是一棵参天大树。

一梯队登岛强攻。1950年4月23日，父亲作为海南渡海战役第二梯队登上了海南岛，他当时是43军129师某部政治部干事，相当于副连级。部队上岛后，完成了海南解放最后一仗，其间，父亲两立战功。

父亲于1953年转业，留在海南工作。他在东北和湖北两次受伤，享有残废军人荣誉及待遇。也因此，从一线作战部队转至团机关及后来转业至地方工作，在海南外贸食品进出口公司退休。

母亲梅元香，是海南琼海市龙江镇人，祖上是从广东大埔迁过来的。尽管文化差异很大，但在当时，女子嫁士兵是一种潮流。家中三兄妹，我排行老二。

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是父亲的品德。家里还有三兄弟，他每逢过年都会寄钱给他们。父亲早年的连长及夫人已去世，他也会托人带钱给其亲属。父亲生活很俭朴，不舍得多花一分钱，省下的钱长期资助北方亲人和朋

加了为期半年的军政大学学习。父亲的枪伤至今仍在隐隐作痛，影响了晚年生活。随后回归战斗部队任排长。最为惨烈的是辽沈战役中的励家窝棚阻击战，以两个师兵力截住了廖耀湘十万兵团，取得了非凡战果。每当回忆起这些，父亲总是露出笑容，说截住了廖耀湘、打败了新一军和新六军，这两个军可都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

辽沈战役结束之后，父亲跟随铁军43军部队入关，一路南下，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广州战役、广西战役，最后参加了海南战役。在1949年4月渡江战役的兰溪战斗中再次负伤，愈后转任387团政治部干事。

1950年4月17日开始，由邓华指挥的海南渡海战役发起了第